





原件短缺

P1-P5

憲宗之後帝邨

世宗之正一本也仁經



孝性成格于皇天昭乎

且難以吏僕殺者寧厘

漢軼周濤高漂夏哉嘗

晚寤錫法穰充棟却車未
克有死士林歸此不得親

列聖之茂勳而聖主奸濫貶
譖鬼歟東冕西眉筆削
言用臣猥以洛誦

討故實上下三下採

掇成書稍異以甄序

先烈韶顯風聲草稿初
就來謀諸梓水陸舟車
隨心揚權乃前禽之誠

不常再三而斯編猶存似
有後持者曰泣念五与兒
從治少回受讀於家庭五
兒叔

國討賊以身殉節

聖天子褒郵之典冠十一行
日廟名青史或名媿忠烈
而臣世受

國恩父書統讀九旬膝下
日方蒙正漸弱孝之未終

敢附於評之昭誓乎在在幾
因與免成踴尋煩飲難附
信棄高子以羽翮

鴻猷揚抗

帝載名其書曰身為天子
且多矣

分洛蜀而寓康公因述

敗而生感枕此曩者聖釋

所以治譏臣公在者年去存

固是為一成而已不致與之絕

和也

崇祿九年丙子歲季冬
軍既武原舉人臣徐
昌治書於知閭齋



昭代芳墓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壬辰

元至正
十二年

聖主高皇帝起於濠州

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皇祖熙祖始渡淮，
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徙濠
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上季子也，時苦多
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至，上年十七

武原臣徐昌治編述

時值旱疫，父母三兄相繼病歿。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各擁衆剽掠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上乃祝伽藍神卜筮，得吉，遂以三月朔入

濠門者，疑爲謀，執見子興。子興見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卽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貴，子興撫如已出。馬公尋卒，子興爲女擇配，遂妻之。卽高后也。上在甥館，湯和委心推翊，爲萬夫長。

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備陳天表之

異，他日貴不可言。

山甫私語諸兒曰：吾視若曹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

三月元屢討方國珍不克贈泰不華爲台州路

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搏賊船格殺五六人羣賊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謚忠介

徐壽輝攻破武昌沔陽蒙古威順王寬徹不花等棄城走推官俞述祖死之

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死

黼治城隍收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請兵于江西行省以拒賊衝不報武昌旣陷賊乘勝破瑞昌舳舻蔽江而下江西大震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進遇樁木不得動黼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弃城遁獨黼守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州民

聞之哭聲震天謚文忠

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蒙古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

時董搏霄從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

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八月蒙古右丞相脫脫破蕭縣李二於徐州屠其城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子興極力拒守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

附、上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竝為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鄭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珍請授之官時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

元復以國珍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珍為衢州路總管

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五月張士誠陷高郵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

知府李齊不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剛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泰不孳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

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上與費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聚眾於豁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

卷一
知不足齋
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餘衆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衆降。

定遠人馮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弟國勝美貌長軀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塞保障鄉曲至是遇。上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

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國勝後改名勝。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上大喜遂畱幕下甚見親信。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竝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

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沈鷲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至是率所部伏謁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

上將兵取滁州

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

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衝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濠州人趙德勝來謁狀貌魁偉膂力過人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上喜其才勇卽命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卽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熒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孝慈皇后撫育之爲子

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

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泗以二人
龕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
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狠戾益甚子興
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上所將兵號
令嚴明軍容整肅大悅

蒙古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太子

秋七月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劉健擒賊

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
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
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
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屍歛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
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
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
蒙古哈麻進西番僧獻淫戲
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以西番僧為司徒伽

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
供養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
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元主諸弟八
郎者與哈麻妹塔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
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
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皇太子旣
長深疾二僧

甲午春正月汴河水五色如繪

三日方解

九月蒙古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

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我太祖高皇
帝帥耿再成禦却之

元帥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
滁郭子興不答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
旣斃次將及滁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
梁壘元兵攻壘數四每垂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
疑之帝又以計給之元兵不敢迫遂引去旣而
元兵復大至將攻滁州帝設伏澗側令再成佯
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兵

大敗。滁城得完時，馮勝、趙德勝、胡大海皆來從。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受命，應在千日內。」

蒙古哈麻、嗾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削其爵，安置淮安。

哈麻有德於脫脫，汝中栢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

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詔至軍中，龔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闡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

死

蒙古製龍舟於內苑

又自製宮漏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正月滁師乏糧

諸將謀所向。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後，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

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時守兵單弱，上令合滁三門兵於

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
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上謂子興曰兵出城
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
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
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猶未知和州已
拔命上率徐達李善長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
祐等已破城據之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
屬上總守和陽

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上爲之惻然卽召諸將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還之
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三月子興卒上統其軍

虹縣人鄧愈來附命充管軍總管

濠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略
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困臥田間夢神人
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
從至與其徒乞歸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
上駐和陽旣久謀東渡江取金陵

時患無舟楫適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
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
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舍山人
華高等各率舟師來歸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
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
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江

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舻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上麾將士以

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
石乘勝徑取太平路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
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
徇城中肅然

八月徐達等取溧陽諸縣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蒙古哈麻殺其故相脫脫

脫脫器識宏遠好賢禮士
至于事君始終不失臣節

雖古之大臣
何以過之

我師攻集慶路降將陳埜先叛與蒙古合兵拒戰于秦淮水上埜先尋伏誅

埜先來攻太平高皇帝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埜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埜先高皇帝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詐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據降自念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帝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

豪傑心乃召埜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埜先既歸收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福壽合我師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埜先遂叛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郭元帥子興之子也埜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埜先死我

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丙申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據漢陽爲都○
蒙古哈麻雪雪伏誅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

我師攻蒙古蠻子海牙于采石大敗走之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江以阻絕
南北欲伺間攻太平帝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
舟聯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
而以大兵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

爲二我師左右縱擊飛礮中敵舟輒糜碎自辰至
午戰益急敵大敗殍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
牙以餘衆走集慶自是元人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我太祖高皇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陳瑊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
牙茂才等相掣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
營大破之進拔其柵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
六千人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
疑懼不自安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

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卧榻旁。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乃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庚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譟而進元兵皆破膽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我師擊敗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走遂克之福壽督戰不已遂死於兵平章阿魯灰叅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恩等皆戰死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刺不花海軍元帥葉撒及

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時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

之置上元江寧二縣

是月有兩日相盪○方國珍降于蒙古為海道運糧萬戶兼防禦海道國璋為衢州路總管○我師克鎮江改鎮江路為江淮府

金陵既定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汝等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

等頓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康茂才率所部三千餘人以從征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太陰

犯昴○我師克廣德路改為廣興府

秋七月張士誠陷杭州

諸將奉我太祖高皇帝為吳國公

遣使聘鎮江秦從龍

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遷江南行臺侍御史
會兵亂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上謂徐
達曰鎮江有秦元之才器老成爲吾詢訪致吾欲
見之意達果得之而還上卽命兄子文正以白
金文綺往聘之旣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
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
間問荅甚密常稱爲老生而不名

我師攻常州獲張士誠弟張九六誅之
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

請益師以薄之帝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
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
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
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
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
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
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
所獲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我師圍常州及士誠戰于城

南大破之。○上如鎮江謁孔子廟，遣儒士勸民農桑。
丁酉三月，我師克常州。

韓林兒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時濟南告急，元董搏霄宣慰山東，乃提兵赴濟南。
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嫉搏霄功者，譖之令守
河間長蘆，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
果取濟南，山東遂陷。搏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
貴兵猝至，搏霄拔劍督戰，賊兵突前，搏霄被刺，無
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搏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

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
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
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自四方有
倣，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
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邊
功求賞，則同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罄盡。且河
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
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
湧金，朝夕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

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而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帝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

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子妻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疋，於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我師克青陽縣。○六月有龍，鬪於樂清江。我師克江陰。

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

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淞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爲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我師狗宜興取常熟○我師取績溪

我師取徽州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爲太尉

九月我師取武昌○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

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我師克池州○我師克楊州○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

死之

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敵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

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賞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

先是余闕使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上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

亂者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且曰：告余公善自爲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倫赤遂得生還。

我師克婺源州。○命提刑按察僉事分巡郡縣釋囚。戊戌二月，帝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蓄洩得宜。若但使有司增飭官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非付任之意也。

韓林兒將毛貴破薊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我師克建德路。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我師取浦江縣。

李文忠取浦江縣，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卽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無

侵掠

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斗米金一斤
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 帝遣使謂達等
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
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
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
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
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爲所

獲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竟被囚死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朮思監有罪免以紐的
該爲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
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朮思監居相位無所匡
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
奏詔止收其印綬

我師克婺州

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 帝自將親軍副都指

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叅謀胡深章溢議爲守備造櫛子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卽下聞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遇之其勢必破援兵旣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

深等遁去於是樞密院同僉寧安慶都事李相關門納大兵甲申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廼知爲帝駐兵之地丙辰置中書分省以表貴爲元帥吳德真副之以儒士王宗顯爲知府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廉爲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

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徐壽輝將陳友諒攻信州。

己亥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

方國珍與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宜姑示順從，籍為聲援，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以次子關為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

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厚賜關而遣之。

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貴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五月，我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

發倉賑寧越貧民

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特命爾守之。吾將歸建康，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

皆勁敵不可忽也。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戰死。

我師克潛山縣。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併其軍。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

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帝

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

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

客通數術嘗為普勝畫策普勝尊為謀主乃使人

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

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

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

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

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有言

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

普勝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

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雁汊登舟見友

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我師克衢州

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僂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明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秤釣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元樞密

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朶粘等得糧八千石

杜鵬啼於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
我師克處州

初帝定婺州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至是胡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

兵弱易取。胡大海聞之大喜，卽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岩，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弃城走建寧，遂克處州七邑。皆下。帝初在婺州，旣召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卽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樂平儒士許瑗，至正初，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謁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上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上喜，卽授博士，畱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

庚子四月，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爲成祖皇帝。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判花雲知府許

瑗皆不屈死之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曹，斲爾爲鱸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斲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雲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妻郜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敵，夫死吾寧獨生。」然花

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郜氏赴水死。侍婢孫氏收其屍，瘞之，抱兒欲投他所，爲陳氏兵所虜。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付漁家，嫗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滸，僦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猝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帝所聞花雲兒也，卽呼入，見孫氏抱

兒拜且泣。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云。煒既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陳友諒寇建康龍灣，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遂取安慶，復太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帝曰：不可。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帝自將擊之。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論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閹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令賫以

往則必信來無疑遂遣闍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闍者即呼問之曰爾何爲來闍者曰康相公令我来友諒曰康公何言闍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闍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闍者諾歸具以告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

徐達軍於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帝總大軍於廬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闍者之謬已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熱衆欲戰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

須臾雨大注赤幟舉。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席下得茂才所遺書。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言

於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弃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

議立誓法

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 上召基入

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及定征伐之

計

鑄通寶錢

秋七月陳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我師

克浮梁遂克樂平州

議立茶法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昌○八月 上親征陳友諒

先是 上怒友諒悖逆犯我近疆殞我名將又聞

其弑主及殺趙普勝後將士離心不樂為用及安

慶之陷遂決意伐之親督徐達等諸將率舟師乘

風颶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兵以疑之乃命俞通

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不支大破之攻

城自旦及暮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拔江州傾其巢

穴 上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迎降抵

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

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

蕪州及黃州與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傳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勇略冠時用為將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萬寇長興

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寇悉兵攻城甚急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弃營遁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酒禁上命誅之

○帝方仁祖及陳太后歿貧不能具棺謀藁葬之舉屍者行未半縋絕墮地聞鬼神語云誰大謀此大地又一鬼答曰是朱某問者曰此人足當此地可助之葬其夜暴風驟雨土裂屍陷擁積成墳今鳳陽皇陵即其處也

○上在滁嘗滌手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從之上知其龍也祝曰若天命有在當永附我一日戰酣藉土坐一蛇蜿蜒在側乃覆以堯鑿頃復戰大捷軍法戰勝祭甲冑臨祭時置堯鑿于前空中忽聞霹靂一日龍天矯從堯鑿挾雷聲火光騰空而去

○元兵圍六合上率師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益急與戰德勝左股中流矢上益為所迫走匿漁舟舟媪即殺雞取血漬裙覆之而臥追者至問媪曰曾見一將軍否媪答無有賊欲登舟索匿見裙血止不入上乃得免上問媪曰所為殺雞何也媪曰此地人不利見產婦彼覘裙上血

謂妾產婦遂去否者且危矣上深德之即位召其子封蔡國公惜逸其名

○時上威名日著除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二子來邀上即與偕

往略無難意二子謂墮其計也迨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勒馬即轉因罵二子

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酒毒我我不去矣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遂遂

巡而退自此不敢萌害意

○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與舊與有隙聞之怒即自滁來和

德崖聞其至欲他往然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報城中滁軍與德崖

闖德崖為子與所執上驚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蓄異志急扶上馬擁

圍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為不可力止之子與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

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眾歸上以出德崖於是上得還子與釋德崖徐達等亦得

歸脫

○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上怒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耶命誅于市以絕進獻

○上于暑月視事東閣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參軍宋思顏曰臣見主公躬行節

儉舊衣皆澣濯即夏禹之惡衣服無以加矣真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及目前未必及于久遠或及已然未必及其將然見我能行于前慮我不能行于後盡忠于我也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之曰汝在前朝頗有聲譽為王者不能知汝及歸于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與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

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一日朝退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嘗存儆戒

昭代芳摹卷之二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正月胡廷瑞約降

太祖遂發九江如龍興謁孔廟

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太祖慰勞之俾

各仍舊官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

於西山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

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

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悅。

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冰泮始如故。

金華賊蔣英等殺我守臣胡大海。降於張士誠。嚴州守臣李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畱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入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

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遂殺愷及其子寅椽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緹城走嚴州告變于李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椽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

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處州賊李祐之等殺我守臣耿再成平章邵榮等率兵討平之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高皇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李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

率兵攻處州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

我 高皇帝還建康

叛賊祝宗等陷我洪都右丞徐達等復取之

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走還建康 帝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攻破之復取洪都祝宗走

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康泰走康信爲追兵所獲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叅政鄧愈鎮洪都

田豐殺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平惟益都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詣行營衆以爲不可

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吉安

冬十一月蒙古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蒙古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

先是擴廓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帝嘗遣使通好旣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帝以前所遣使不

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帝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羣雄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癸卯春正月朔明玉珍稱帝於蜀

國號大夏
改元天統

張士誠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我師擊走之

五月朔陳友諒知院饒鼎臣等復陷我吉安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遂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友諒以三人徇于洪都下

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我高皇帝率諸將討之大

戰于鄱陽湖友諒伏誅子理走據武昌

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

為蔽置艦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艦箱皆裹以鐵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為所破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

來以禦之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樹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煨鐵戟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中

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

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三月不下。帝乃召徐達、常遇春還師，援洪都。秋七月，帝自將救洪都，會師馮彝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帝率舟軍由松門入。

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鬪。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

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
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搏火更戰帝急遣舟
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
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
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
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至水湧帝舟
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
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之

一日與友
諒鏖戰劉
基在柳舟
忽躍起大
呼曰難星
過可更舟
上如其言
更之坐未
半餉舊舟

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
軍欲退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喻以
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
達還守建康帝命鳴角舟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
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無數
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
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
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帝命以七舟載
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

已爲敵砲
擊碎

若闖敵者令敢死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燔烟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友仁眇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明日帝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蹙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時莫能辨敵益驚駭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

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艫如故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弃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出湖時水路狹

盜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帝旣駐師左蠡，遺書友諒。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迴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

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友諒忿恚不答。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住湖中，旣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於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爲我軍所遇，遂欲突出湖口。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

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矣。帝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此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樞副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

等至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廼改洪都府爲南昌府遣兵追陳理於武昌

時有周顛者建昌人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上每出顛必前遮拜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醉曰公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煨之火息起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寺。上幸寺顛以手畫地爲圈謂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友諒行至皖城苦無風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行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

不三里，迅飈猛作，倏忽達小孤。友諒滅，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在廬山中。

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糧，不與。帝至建康。

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上曰：「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適勞於東，又馳於西。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旣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十一月，帝至建康。

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狃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

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

也○陳策係陳友諒驍將善乘馳入中軍上方坐胡床呼曰郭四爲吾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斃上解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甲辰春正月高皇帝建國號曰吳

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郎中諭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

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爲治以成功業又曰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帝復往武昌視師陳理請降湖廣江西悉平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先是陳理

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於洪山帝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定邊氣索後數日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帝

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止問故復仁諭以帝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帝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饑困帝

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

三月帝至建康

帝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康封陳理爲歸德侯

江西行省進鏤金牀燬之卽陳友諒處

定官制○以劉基爲太史令○時僞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四月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

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上第六子生

蒙古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搠思監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出奔

八月張士誠取江浙

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木邇罪失勒令自
 陳老疾避位去即逼取符印士信自為丞相又勝
 普花帖木兒為請王爵普花帖木兒不從從容沐
 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木兒聞之
 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
 浙

上痛念起兵以來死事諸將

追封 胡大海越國公 趙德勝梁國公 張德
 勝蔡國公 耿再成高陽郡公 俞廷玉河間郡
 公 桑世傑永義侯 花雲東丘郡侯 張子明
 為忠節侯

十月 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
 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
 二員以宋濂魏觀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

十一月命平章湯和救長興擊張士信兵收之

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
 宋興祖士信恚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命平章湯
 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己
 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
 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乙巳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

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帝命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固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城破之日當以保全生民爲心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帝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帝命勿殺

故困服之至是天瑞援絕糧盡遣子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帝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

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

文正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帝撫之愛如已

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使守江西，驕淫橫暴，奪民婦女，所用床榻，僭以龍鳳爲飾。帝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奏之。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帝遽至，倉卒出迎。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載與同歸。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

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張士誠遣李伯昇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右丞朱文忠擊敗之。

先是，帝以謝再興守諸全，叛降於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號二十萬，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造廬舍，建倉庫，預爲必拔之計。守將胡德濟

堅壁拒守，告急於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衆，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遡釣臺，身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分署諸將各爲備禦，自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令諸軍，啣枚走新城，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軍上。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守輜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旣而直營

右數里，望見烟焰勃興，疑爲寇兵。會處州叅軍胡深亦遣耿天壁援兵適至。文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我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旣交，文忠躍馬衝其中堅，當者迎稍而斃。敵中軍驍將周遇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遂大潰。弃兵甲走，自相蹂踐，我軍躡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

三月，白虹貫日。○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發兵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幽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夏四月，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

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

先是，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

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至襄陽，守將弃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人。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

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我師克崇安，遂攻建寧，參軍胡深爲陳友定將阮德柔所執，遇害。

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朱亮祖卽欲攻之，胡深視氛稜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

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為解迫深進兵深不獲已遂引兵鼓噪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遂為所執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六月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公○蒙古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秃堅帖木兒等

皆伏誅

孛羅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於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陰圖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眾中奮出砍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被執伏誅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命鄧愈戍守襄陽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

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帝諭之
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
於商殷將亡而向藝先歸於周今令爾歸襄陽招
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圖
存又賜鄧愈書曰爾所守之地隣於王保保若汝
之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脇從者
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
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儻
事甚易古之良將以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

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以王天錫爲
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
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蒙古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來獻府州縣地
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蒙古平章余思志
以其衆降

九月蒙古太子愛猷識里達臘還大都
置國子學於應天府

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取秦州

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帝欲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達兵趨泰州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又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帝卽日遣使諭徐達曰近

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次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旣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爾宜備之又聞欲誘遇春深入俟我軍去泰州旣遠首尾衡決不及救援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且寇兵初駐范蔡港觀望猶豫不敢卽沂上流其爲詐益明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旣克江北瓦解寇

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

我師克泰州

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送建康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

十一月太白辰星熒惑聚斗○張士誠遣兵寇我宜興徐達率兵擊敗之○十二月歲星掩房○張士誠

遣兵寇吉安我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姚伯華元末兵亂奉父母匿閬原山中倉卒爲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伯華尋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死矣伯華裹以絳紬被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用水錐挖土穴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暈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溼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伯華三子八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大學

卷二

大學

卷二末



律